

当归 12 克, 白芍 30 克, 生熟地各 12 克, 茯苓 12 克, 泽泻 10 克, 山萸肉 10 克, 木瓜 12 克, 山药 12 克, 丹皮 10 克, 牛膝 15 克, 萆薢 20 克, 鹿衔草 15 克。水煎, 日服二次。

上方服用 40 剂, 病情明显好转, 可以户外活动。查血沉 50 毫米/1 小时, 血红蛋白 13.2 克%, 血清白、

球蛋白比例由倒置恢复到正常(A/G=3.5/2.3)。患者因家事要求出院, 随带上方以巩固疗效。

按: 本例为寒湿虚痹, 其证本虚标实, 因疼痛明显, 寒湿突出, 故用温经散寒, 除湿镇痛之乌头汤, 药专力宏, 后用归芍地黄汤补养肝肾而收显效。

小 儿 水 肿 验 案 二 则

张荣显主治 阎孝诚整理

毒热内郁案

周××, 10 岁, 男。半月来下肢生脓疮, 日渐增多, 继而发现面目浮肿, 尿少色黄或赤, 伴食少体乏, 头晕头痛。舌苔黄腻, 脉滑而数。尿常规化验: 蛋白(++), 红细胞 15~20 个, 白细胞 10~15 个(均为高倍视野, 下同)。此证属毒热内郁, 治用清热解毒、利湿消肿法。处方: 连翘、生地、炒栀子、黄柏、车前草、蒲公英、泽泻、滑石各 10 克, 丹皮、木通、龙胆草各 6 克, 黄连 5 克, 浮萍草 15 克, 银花 12 克。服上方 6 剂后, 脓疮逐渐减少, 面目浮肿亦渐消退, 头晕、头痛减轻, 纳食有所增加, 尿量较前增多, 但仍量少色黄, 大便干。舌质稍红, 舌苔薄黄, 脉弦滑。尿常规化验: 蛋白(+), 红细胞 1~2 个, 白细胞 3~4 个。此毒热未清, 仍守上方加减治疗: 黄柏、炒栀子、炒黄芩、苍术、生姜皮各 5 克, 银花、旱莲草、白藓皮各 10 克, 连翘、泽泻、猪苓、茯苓各 6 克, 蝉衣、防风、生甘草各 3 克。共服 23 剂, 诸症消失, 连续多次化验尿常规均正常。

按: 本案因生脓疮而导致水肿。脓疮乃毒热所致, 若未能外托内清则可郁结于内, 导致营血运行受阻, 膀胱蓄热不化, 形成水肿。治此证首重清热解毒, 本案第一方用了银花、连翘等大队清解之品, 就是针对毒热之因。又毒热必夹湿, 利湿之法必不可少, 故本案第二方加用了“二妙”、“四零”诸药, 其用意就在于此。我们体会, 此类毒热内郁引起的水肿, 清热解毒法要贯穿治疗的始终, 但主次可以调整, 药量、药味可以随证增减。

毒风外袭案

朱××, 6 岁, 男。3 天来身热, 无汗, 微恶风, 时有咳嗽, 头晕而痛, 身倦无力, 面浮身肿, 小便短

少, 脉浮滑而数, 舌苔薄白。尿常规化验: 蛋白(++), 红细胞 10~20 个, 白细胞 20~30 个。此证属毒风外袭肌表, 治用散风解表、利湿消肿法。处方: 荆芥穗 5 克, 苏叶、防风、麻黄、生甘草各 6 克, 杏仁、生姜皮、桑白皮、大腹皮各 10 克, 茯苓皮 12 克。服上方 6 剂, 诸症均见减轻, 但仍身肿, 腹胀, 四肢不温, 面部有少许疹点, 舌苔薄黄, 脉滑有力。尿常规化验: 蛋白(+), 红细胞 5~8 个, 白细胞 10~15 个。此外风已解, 膀胱湿热不清, 且阳虚之象已露, 治用清解湿热法为主, 兼温肾阳。茯苓 12 克, 泽泻、猪苓、白术、车前草、篇蓄、瞿麦、花粉各 10 克, 木通、桂枝各 5 克, 焦三仙 30 克。另服金匱肾气丸, 每次 1 丸, 每日 2 次。共治疗 7 天, 身肿消, 腹胀减, 面部疹点退, 但四肢仍冷, 伴有腰痛。此邪退正虚之象, 用补肾利湿法善后, 以金匱肾气丸加减: 生地、熟地、山萸肉、茯苓、泽泻、猪苓、山药各 10 克, 熟附子 5 克, 肉桂 1.5 克, 木通 3 克, 丹皮 6 克。又进 5 剂, 诸症消失, 尿常规化验正常。

按: 本案因外感毒风而导致水肿。治疗首重散风解表, 故第一方用荆芥、防风、苏叶为主散其风, 麻黄、杏仁开肺解表助散风之力。水肿的形成往往是内外合因, 内因则是以肺、脾、肾三脏为主的三焦气化功能和水液代谢的失调, 所谓气不能化, 水道不通, 溢而为肿。本案除初期有外感风邪症状外, 突出有四肢不温、腰痛等肾阳不足之证, 故第二方就加用了金匱肾气丸。第三方则以金匱肾气丸改为汤剂加减治疗。我们体会, 水肿急性期要注意外邪的因素, 有热清热, 有毒解毒, 有湿利湿, 有风散风。水肿消退后则要注意扶正, 其中补肾最为重要, 根据证候特点, 也可补脾。补肾用金匱肾气丸, 补脾用参苓白术散。